

回忆在同济中文系读书的时光

张香还

这是一封特用挂号寄出的信。

香还兄 来书诵悉。校中事务纷烦，似尚未有头绪。试读一事，尚未见会议。虞意如试读不成，可改旁听，不过旁听后来年须再经入学考试，且所习功课不能承认，以后仍须复习耳。如此又须吃辛一年。总之，酌量情形似得当，再行奉报。《燕京学报》上次回来时并未带南来。好在文已收入《文学批评史》下册中间。此书已排印完事，不日即可装订出版，仍由商务印书馆印刷。现时同济已于十二月一日开学，但正式上课尚无定期。新生注册大约在十天左右。一俟定有定期，当又在报端披露。虞意中文系中申请求试读者过多，而定额甚少，恐无希望。旁听或有办法，如愿旁听，可于十天左右来沪。尚复，即颂学祉

郭绍虞敬启
十二月四日

半个月后，郭绍虞先生又寄来了一封信。这是一封报告我正式获得试读生资格“好消息”的信。

香还兄：前夜别后，途次如何为念。关于试读者，顷已会议通过。日内正在办理新生注册(试读者或稍后)，能来沪与校方先行接洽亦好。试读核准，住宿问题当亦可以商量。即颂学祉

绍虞 十二月廿日

接到这样的信，自然高兴万分。我即草草搆上一个铺盖卷，坐上三个多钟头的蒸汽火车，很早赶到了学校。

正式上课是等了很长、很长一段时间的。到终于开始上课那天，文学院首届一年级学生，总共才三十人不到。计中文系十二人，哲学系八人，外文系(德文专业)约六人。

去红楼上课，必先看到属于红楼建筑附属的那幢红色小平屋，这是女生宿舍。进大楼，一个大楼管理人员，叫做“鲍尔登”的德国汉子，正站在那里。

中文系在三楼。文学院教授除了郭绍虞、牟润孙、杨一之、陈铨、冯宝麟等之外，大多兼职。

有来自复旦大学教授音韵学与英文的李振麟和索天章，教授莎士比亚的东吴大学的张云谷，教授外国文学作品选的早期创造诗人、翻译家穆木天，教授新文艺习作的许杰。上海市立博物馆的蒋大沂，教授文字学；还有西洋史，由《新闻报》的一位先生任教。

至今没法忘记的是，在中国通史课上，牟润孙那一口响亮的京片子。一袭丝质的大褂裹着那微微发胖的身子。第一课，他自我介绍是史学大家陈垣的一门弟子。他自我介绍是史学大家陈垣的一门弟子。他自我介绍是史学大家陈垣的一门弟子。他自我介绍是史学大家陈垣的一门弟子。

李振麟则西装革履，做过清华大学助教，一口伦敦英语，口音的运用，自是不同凡响。大学英语，选用的是西南联大陈福田编的那个本子。其中英国散文大家毛姆记述辜鸿铭的那篇散文，让拖着长长辫子的古怪福建老头，至今似还在心头。

那一位在德国留学期间，曾被纳粹希特勒拘捕过，研究黑格尔和翻译黑格尔的大家杨一之，终年穿着青布大褂，脸色青青的，没一点血色。上他的课，得思想充分集中。哲学家确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模式。它的晦涩难懂，也似事出必然。

第二天早上，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一出发，就和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，和他带领的武装部队、“飞行堡垒”对峙在其美路上……

同济“一·二九”后，校园空气十分低沉。我这个血气方刚、对国民党现实又心怀不满的人，自然也不会由此而趋向沉默，一个人办起了一份取名“大家”的壁报，集纳一些地下的言论、消息，在深夜张贴在文、法两学院共用的食堂墙壁上。同时，也参加《同济人》报，做一点工作。一天，我被通知撤离学校去解放区。这是1948年一个秋天的晚上，临行，外文系的一个同学，脱下了他身上还留着体体温的薄棉长袍，要我穿上。于是，由同济医学院一个被开除的层充当地下交通员的“同学”带领，通过层层封锁线，到达院东一开辟地区。在这里，昼伏夜出，随游击部队一起攻打敌人碉堡……不久之后，部队又奉二野刘邓大军命令，集中大别山。于是一个崭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。

后记 这篇小文是偶然之间，被激发出来的。同济生活确实是我常常想到的年轻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。特别是当年那一些多正直、多么友爱的同学。可惜，他们中不少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不谈去世的年龄，去世了！包括离沪前把棉袍从自己身上脱下，又披在我身上的那一位同学，还有默默主办《同济人》报的那一位工作者……离别后，都一次也没再见过。人生匆匆，就这样过去了！

2021年秋末，写于上海忆湖苑

我崇敬周慧珺先生

刘云耕

伟业不断进步的印记，最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小文《兴华苑记》，记录了“兴华苑”扩建和代表云集、共议国是、革故鼎新、国泰民安的景象。

上海滩书法家众多，楷隶行草各有擅长，请谁来写呢？有一位同志热心地接受任务，出面向沪上一位他熟悉的知名书法家求字。隔日，秘书长姚明宝面有难色地对我说，你的文章有271个字，书法名家有行规，须按字数、尺幅论价。这行规我也有所闻，求字付酬本无可厚非，可此等好事先要谈定价，我心里总是不滋味，此事作罢。

事隔数日，姚明宝兴冲冲告诉我，好事成了——此前一天，甘忠泽、陈明军两位同志到周慧珺先生家登门求字，周先生只字不提钱，却拿起《兴华苑记》认真读了起来，读罢笑着说：“市人大的这个任务，我要完成的。”

半个多月后，周先生来电，说字写好了。甘忠泽、陈明军立即马赶到。进了门，只见腿脚不便的周先生站在书桌边，手抚平摊在毛毡上的一幅两米多的长卷端详。在家里照顾周先生的老姐姐一边为他们沏茶一边说：“从来没见过她这么认真过，写了两遍都不满意，废了重新写，这已是第三幅了。”原来这块巨石形状不甚规则，加之文字太长，为了突出整体艺术效果，书风严谨的周先生反复琢磨、调整、重写。这些都是甘忠泽后来告诉我的。

周先生书法风格独特，凝重老辣，力透纸背。我们得如此长卷，如获至宝，争相过目。如今，它已由市人大珍藏。

为了能体现周先生的书法神韵，我们四处觅寻专事雕刻的石匠师傅，进行试刻，最后确定两位高级工匠，由他们精雕细琢，花了一个多月，大功告成。

2012年底，我邀请周先生到兴华苑察看巨石碑文，周先生十分高兴，欣然前往。她在碑文前驻足细看，逐字默念着，慢慢移步，直至全文结束。耳边时有陪同的人夸周先生书法笔力遒劲，周先生谦虚地摆摆手：“上海滩书法写得好的有人的是。”人们都说“文人相轻”，周先生是书法界巨擘，却仍十分敬重其他书法界同行，令我们感动。我曾亲耳听到周先生两次自谦地说：“我只是个‘抄书匠’。”

有情有义，不计报酬领任务；书道严谨，一文三书求完美；谦虚谨慎，文人相重敬同行，这些都是周慧珺先生处世为人的高尚之处。我崇敬德艺双馨的周慧珺先生。书界再无周慧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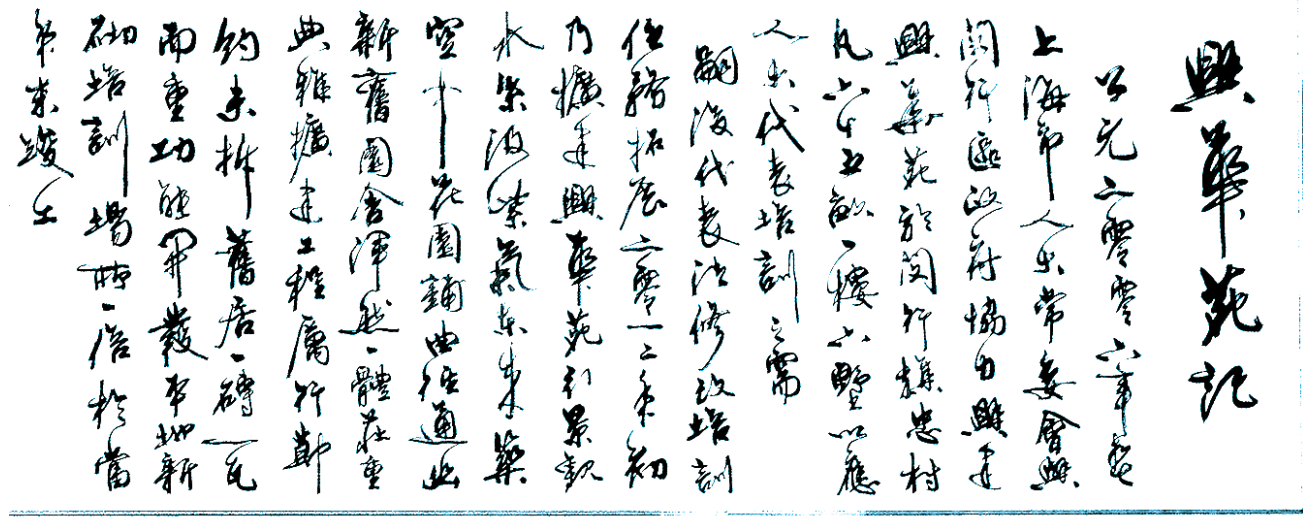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

2021年12月27日清晨，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先生在家中安详长逝，当日中午，费滨海先生用微信告诉了我这个噩耗，我很震惊。我和周慧珺先生虽然没有密切交往，但在不多的接触中，周先生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此刻在我脑海里不断翻腾起来。

我在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，周慧珺先生帮市人大做过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，使我对周先生有了新的认识。

2010年底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《代表法》作了全面修订，法定了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代表培训的责任，以增强人大代表履职意识和能力。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支持、关心下，市财政拨款扩建“兴华苑”人大培训中心。扩建工程厉行节约，未拆旧居一砖一瓦，培训场所增加一倍。竣工前，松江区政府送来一块长10米多、高3米多、重达90吨的巨型花岗岩石，准备作为迎宾石放在培训中心门口。大家商议，都觉得要在这块巨石上留下一点在党的领导下、民主法治



笔会

《兴华苑记》(局部)
周慧珺书
殷淑荣摄

尼加拉瓜:火山与诗歌

蔡天新

2021年12月10日，中美洲最大的国家尼加拉瓜与我国复交，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。十年前，我曾应邀去尼加拉瓜参加格拉纳达诗歌节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尼加拉瓜共和国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，国土轮廓像一个等边三角形，东西最窄处仅200公里，分别临大西洋和太平洋。这是一个地壳活动频繁的国家，偶尔有毁灭性的地震发生。1502年，哥伦布在最后一次远航途中抵达尼加拉瓜，那是一片称作莫斯基托的海岸平原，丛林里有美丽的猩红雀和巨嘴鸟，后来成为英国海盗的殖民地，有半个世纪沦为英国的保护地。

该国西部有一条火山带，坐落着四十多座火山。可以想象，在这个国家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抬头都容易见山，山巅若有厚厚的帽状云，那下面便是活火山。除了“湖泊之国”的雅称以外，尼加拉瓜还享有“火山之国”的美誉。浩瀚无际的尼加拉瓜湖也是火山的产物，它原来是太平洋的一个海湾，后来渐渐变成了淡水湖。作为中美洲第一大湖，尼加拉瓜湖的面积超过青海湖和鄱阳湖

的总和。

19世纪中叶，尼加拉瓜成了美国东西海岸人员往来的中转站。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乘海船抵达东南部的港城北圣胡安，然后搭乘内河船沿圣胡安河航行并穿越尼加拉瓜湖到湖西，那里有一条美国人修筑的瓦尔帕莱索大道直通西海岸，再从那里坐船去加利福尼亚。这条线路直到巴拿马运河开通才冷落下来，但依照条约，美国人仍保留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的权利。正因为如此，英语和棒球在尼加拉瓜较邻国普及。

说到尼加拉瓜，不能不提诗人鲁文·达里奥，他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之父，在西班牙语文学中的地位，相当于英语文学中的美国诗人爱伦·坡，或法语文学中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。19岁那年，达里奥即开始了持续一生的旅行，悠游于智利、阿根廷、西班牙、法国和美国等国，不幸在纽约染上肺炎，回国后不久即逝世，年仅49岁。他通过在节奏、韵律和形象方面的实验，使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语诗歌恢复活力并使之现代化，发展出自成一体的风格，由此开创了一

种传统。

很久以前，尼加拉瓜便有一个丧葬习俗，葬礼上要印发“墓志铭”，死者的亲属用这种方式悼念亲人，而“墓志铭”一般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。这里奥年轻时经常受托写“墓志铭”，这是他最初的一个写作动力。另一方面的启迪来自爱情，他曾说过：“无论是谁，只要少年时代有过恋情，都知道那内心深处的情愫，这是无法用言语全部表达的”。西班牙诗人洛尔卡、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、智利诗人聂鲁达和墨西哥诗人帕斯等都对他的诗歌推崇备至。

正因为有达里奥的遗风，21世纪初，尼加拉瓜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格拉纳达诗歌节，由总统奥尔图加担任组委会名誉主席，总统夫妇均为诗人且因诗结缘。格拉纳达位于尼加拉瓜湖畔，与另一座文化名城、达里奥的去世地莱昂互为死敌，一个是保守派贵族的巢窠，另一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根据地，数次内战皆因为这两座城市的对立而爆发。双方在1857年达成协议，选择这两座城市连线的中点建起一座新城作为首都，

对命运之神的不服屈的强烈愿望。

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柯灵先生，也只有求助于柯灵先生。早在一二年前，我这个才十六七岁的很稚幼的孩子，就已住他编的《文汇报·世纪风》和《中央日报·文综》投稿稿件。也曾专程跑到上海，面见过他。当时，他也才三十岁光景。在八仙桥畔，上海出版公司编辑部，他给我介绍了身旁的唐棣先生和他的外甥阿湛。他还给我写来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。

香还先生：

《喇嘛僧》收到了。《大家》一时恐怕不会出，所以仍发表在《文综》里了。《大家》其实我只挂名，因为出版家是熟人，情不可却，所以由他们做着这一类不大合适的事。如果决定出版，我会写信请你写稿的。

大作颇有风致，毛病是大洋，似乎可以从实处处走。《文综》渴需稿，希望你多写，经常寄给我。《周报》以后也想要点短文章，但要言之有物的，太空洞浮泛的抒情之作不大合适，你愿意试试吗？我不大去《中央日报》，以后通讯寄稿，请直接寄《周报》。

《文综》的稿费到了没有？早嘱办事人寄了。曾经接到你的信，问《世纪风》的稿费，当时因为丢了你的通讯处，无法寄奉，现在检出，为时过久，只剩了一点点小数目，抱歉得很。汇寄起来麻烦，现姑就信内冒领一寄。候复。

柯灵上
五月五日

我现在在不编《世纪风》了。

香还兄：

悉悉。五月份稿费迄今未寄，殊出意外，办事人疏忽至此，真堪痛恨。当即往查询寄奉不误。

前信囑寄拙影，以事忙未复。弟奇懒，数年未单独摄影，近游富春江，有友人赠一帧，又系“海内孤本”，未克奉赠，歉歉。

近所忙何事？《文综》久未得稿，念念。近文汇又聘一文艺副刊《笔会》，为唐棣所编，亦颇需稿，暇时请多写作，勿令砚田久荒也。稿可寄《周报》弟收，《中央日报》弟不常去，信易失误耳。匆复文安

柯灵上
《周报》新址：上海西藏南路26号

柯灵先生随即给同济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去了信，也随即得到了回音。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，郭绍虞先生竟为了我读书的事，百忙中给我写来了四封信。

那就是马那瓜，她坐落在尼加拉瓜第二大湖——马那瓜湖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总统由格拉纳达和莱昂这两座城市的人轮流担任。20世纪中叶以来，又演变成桑迪诺主义者和索摩查家族之间的争斗和冲突。

2011年初春，我应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，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，归途沿相反方向飞行，两个星期里环绕了地球一圈。诗歌节邀请了一百多位世界各国的诗人，组委会为此包下市中心广场周围五座热带风情的酒店。最热闹的一次朗诵是在开萨达街十个十字路口，诗人们依次登上街中央的花车，周边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听众。朗诵结束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彩车和游行方阵为诗歌节助兴，我们充分领略到了尼加拉瓜火山一般的激情，可谓是不折不扣的缪斯狂欢。

虽说从规模来讲，已举办多次的青海湖诗歌节与格拉纳达诗歌节不相上下，但若就情调或观众参与度而言，唯一可与之媲美的还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西班牙语国家——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诗歌节。格拉纳达诗歌节期间，一部分外国诗人还被安排到其他省市朗诵，我去的是南部卡拉索省的首府希诺特佩，市长先生还亲自把一个个镶镜框的类似荣誉市民的证书颁发给我们。到了告别的时候，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恰好与美国诗人甘德·弗洛斯特夫妇同车，之后我们通过几封信。数年后，弗洛斯特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，翌年他来杭州朗诵诗歌，我们得以再次相聚。